

南野著



南野诗选

C2

[illegible]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时间的前方:南野诗选/南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2

ISBN 7-02-003327-X

I. 在… II. 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10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校对:王清平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3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6.60 元



作者像

画像, 酒, 花朵和诗歌

——代自序

“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是诗人,而不是读者。”本世纪初,彼得堡学派中有一位名叫日尔蒙斯基的学者一个人坐在一张深褐色核桃心木的写字桌前,书写下这样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诞生在气候寒冷的莫斯科与彼得堡决不是偶然的。城市与现代大学提供了安静思想的可能性,我指的是它的物质基础和独立的象牙塔环境;自然的冷意则使一个人的孤寂感觉加倍清晰起来。因为产生这样一种艺术观的人必定常常沉湎于思考的孤独之中,他得以接触到事物深藏的纯粹性。

这位深陷于艺术本身的孤独里的学者还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事实上都是形式的现象。”这是多么令人快活的定义啊,我如此迅速地表示了认同,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吃惊和喜悦。这是几年前的某一日傍晚,那时我正处于日常生活的孤单与艺术孤独的重叠状态,我几乎有一点点沮丧了,因为没有人理会我,也极少有人真正领会艺术。

我独自居住在市中心的幢楼房里,住在六层。仿佛已经很久没有人来到我的居室了,连信件也很稀少。一星期中,我除了有两个上午去任职的大学讲课外,其余就是偶而下楼买一点生活必需品。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去开门,发现房门锁的保险还未打开,这才想起我已经有三天没出房门了。更可怕的是,我也不太想和他人来往,连交谈的愿望都藏匿不见。就是在那样一

段时间里，我阅读了好些理论书籍，写下许多唯美的诗作。

我的阅读与写作都很寂静，由于无人打扰，也由于我所读的书的种类，逐渐地我那一点点沮丧竟转变成成为过分的自信。

关键在于，我不断地沉浸于他者之中，内心却认为我和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亲缘的关系。否则，为何他们总令我倍感切近与心领神会，令我沉迷与深陷，却丝毫没有摆脱的意念。这些文字中的身影，这些强词夺理的鬼魂，然而我喜爱他们。

1844年的春天，爱伦·坡在纽约现名百老汇的勃朗明台尔路租了一间木屋，到了秋天，他就在那里开始写那首《乌鸦》。

这又是何等熟悉的场景。在一个深夜里，那些在秋天已衰老的虫豸此起彼伏地发出低沉、尖刻直至绝望的叫声，那是一些包含着对时光谴责意味的哀叹。坡独自思索着，但同时他感到慵懒与疲惫，所以他仅仅沉思着一些离奇古怪的传闻。这种不用力的沉思使他渐渐接近着睡眠，或者说恰好使他到达睡眠的边缘，那能够产生幻觉的地方。随后他听到有人轻轻地叩击房门的声音，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意念：有人在叩击门扉。而非具像。因此他自言自语：“不过就是有人在敲打我的房门。除此，没有别的。”

他的幻念产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里。他看见那个少女丽诺尔，美丽而且娇艳，生动。但他的理智却知道她失去已久，她只在那里才鲜艳夺目，“在这儿”实则默默无闻，并且会永远如此。可以说，他的幻觉所在正是死亡的处所，那是遥远的位置。然而他回到现实的场所，看到房屋里垂挂的窗帘，柔软暗淡的格调似乎切合着远方的信息。他不由毛骨悚然起来，他想到刚才“有人”曾叩击房门，深夜的来者便与远方联系起来。他在犹豫中终于打开门扉，这是因为他在恐怖中还抱着一丝希望，这

一希望被他念叨出来：“丽诺尔！”

可门外除了黑夜，什么也没有，正如他所想的。他重新关上
门，内心却已被失望击中、灼痛。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仍然带来
失望，心灵脆弱的人真是无可救药。他还来不及想到这点，就又
听到门上的叩击声。这回肯定有什么，他立刻想，内心升起的不是
希望，而是期待发现秘密的另一层人的本能冲动。它与恐怖的
冲动交织在一起。这次他猛地推开了窗户。

于是那只将不断地说“永不复还”的乌鸦不慌不忙地走进了
房间。——由惊恐中失笑的坡认定乌鸦来自黑夜所表示的冥府
彼岸，他问了它的姓名，它即回答说：“永不复还。”从这开始，这
只乌鸦指示出了它所来的那里事物的本质。而坡在与乌鸦的对
话中，一直在猜想着这个意思。他索性拖来一张软椅坐好，他尽
量让自己在天鹅绒衬垫上靠得舒服，然后来领会这只乌鸦的具
有无限隐喻的话语：“永不复还。”当他真正理解了其含意，他甚
至愤怒起来，对这个远来的使者叫道：“回你的暴风雨中去吧，回
你黑沉沉的冥府去！”然而他依旧让那只乌鸦冷静地回答着惟一
的词句，而且最终让自己对之表示了赞同。

实际上我知道我已何等喜欢这种纯粹气氛的构造。我不否
认我迷恋着坡的观念，他说：“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超凡绝
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我听见他在说，他的声调中
透露出急切争辩的焦虑之感，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与不够纯
净。他说：“精美是诗人自己的王国。”

他痴迷在形式的完整性中。他总是能够制造出臻乎完美的
恐怖氛围，而自然展示出对死亡与彼岸的判断。尤其这与他的
生存情况几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是相反的，因为那一个领域
呈现出极度的不完美。这让我崇敬。

1846年，坡的全家搬到纽约郊区的福德姆村。坡的妻子弗吉尼亚与坡结婚时只有十三岁，她是坡的表妹。弗吉尼亚二十岁时因唱歌导致血管破裂，身体一直虚弱。这一年，他们住在纽约郊区，二人同时患上疾病，冬天来临之时，他们仍没有钱购买烤火的煤。病弱的妻子睡在稻草铺的床榻上，只有一条白被单，她包裹着丈夫的旧大衣，又怀抱着一只玳瑁色的大猫，以此取暖。坡注视着他的妻子，然而一筹莫展。对现实世界他绝对地无能为力，他无法去构造它，任何美学的原则在这里绝无作用。他曾鄙视现实的真理，声称“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不是真理”，因此他一再遭到“真理”的还击。

这一年过完了，但冬天仍没有结束，坡就在那样没有丝毫热气的房屋里，眼看着妻子的身体透明起来，像冰块一样不再有呼吸。他猛然感到自己身体的内部有什么东西断裂了，从此，他差不多不再进行美的创作。

仅仅两年以后，同样在秋天，他却没有再幻想。他也没有再争辩。他时常喝得大醉。他说：“我经常沉湎酒中，但酒并没有使我感到半点儿乐趣。我不惜生命和名声，不顾理智，一味喝酒，并非追求乐趣，而是竭力逃避令人痛苦的回忆，逃避无法忍受的孤寂，逃避迫在眉睫的大限。”至此为止，酒完全地代替了美之形式的创造，代替了那样奇异绝响的沉思。同样的游离之地，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那一日，天空晴朗，坡一直沉浸在浓雾般的醉意中。下午，他倒卧在巴尔的摩街头，被没有相干的他人送进华盛顿大学医院。他开始一直昏迷，等到醒过来，就不时对着空中胡言乱语，如此折腾了整整四天，在第五天的凌晨五时永远地沉默了。

这样一个人的永远沉默，似乎正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愿望。

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

大约五十年后，王尔德在法国给他的一个正在英国伦敦的朋友哈里斯去信，说自己病了，要求对方再寄些钱给他。王尔德那时的确是病了，从他因所谓的风化罪被判入狱两年，又出狱后，他的身体就开始随着他的精神垮下来。尽管他仍然怀着极大的骄傲蔑视他生存着的这个社会。

当然王尔德其时的病还不足以妨碍他外出寻找美味佳肴和快活。所以他总感觉着缺钱。他一再地要求朋友寄钱。他丝毫没有静养的愿望，似乎在同样地有意预支着自己的生命力。这之后不久，他就病得很重了。他的另一个叫罗斯的朋友发电报告诉哈里斯，说奥斯卡·王尔德不想活下去了。

那天的情况是，王尔德在病中仍然驾车出游，而且遇到一家酒吧就停下车来要一种叫苦艾酒的烈酒喝。他的朋友罗斯实在看不下去，抗议说：“你会杀了自己的，奥斯卡。”

“可我活着又有什么奔头，博比？”王尔德声音沉沉地回答。

这正说明罗斯的看法是正确的：王尔德在有意地自杀，用一种他所习惯与喜爱的方式。（在这之前，罗斯到巴黎见到王尔德，就被这个人外貌上的改观所震惊。可医生当时没有在其身上发现什么病情危急的症状，认为他只要不沾烈酒，可以活上几年。）其时罗斯望着王尔德，明显地看见了他脸上万念俱灰的神情。作为他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罗斯只好低下头，默然地和他一起往前走。

罗斯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他默然无言的原由。

又不久后一天清晨（清晨对于虚弱的生命总包含着危险。或者说，清晨是死神忙碌的时刻），罗斯来到王尔德床前，发现他已经接近没有知觉。曾经快乐的王尔德在微弱的呼吸中断续夹杂着临终的极其响亮的喉鸣，接着，他的身体突然也爆发出一阵很大的骇人声响，粘液从他的嘴和鼻子里不停地涌出来。似乎

没有比这更卑下，但也是更完善、更纯粹的死。

和坡一样，对于艺术，王尔德说过类似的使我深感快乐的一些话。譬如他说：“我是想写一本小说，写得像波斯地毯一样漂亮、一样不真实。”他又说：“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表现对于我的必需，正像叶子和花儿对于高高地耸出牢狱上面而迎风摇摆的树木的黑枝的必需一样。”“艺术家所能领略的生命只是有所表现的生命。在他看来，哑的就是死的。”

既然如此，这世界也将同样地对待他，就不令人奇怪。

王尔德曾给一个他所喜爱的男青年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的孩子，——你的诗令人欢喜，你的红艳如玫瑰花瓣似的双唇，曾给人狂热的亲吻，更给人以音乐和歌声，真是天下难寻。你柔长光灿的灵魂，漫游在诗和热情的王国。在古希腊也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追随爱神的怀阿肯修斯。为什么你孤零零留在伦敦，什么时候你才向索尔兹伯里动身？到那儿去吧，在那哥特式景象的晨昏蒙影中冷却你的双手。然后回到这里来，只要你高兴。这里固然可爱，只是缺少了你。还是先去索尔兹伯里吧，永远怀着纯洁的爱。

你的奥斯卡。

可恶的是信被作为一个罪证在法庭上被出示。仅仅因为信的制作者对完美的追求。他曾坦然对朋友承认：“我爱他，那是因为当他俯视着我时，我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我自己的爱情。”（在法庭上，王尔德说：“这些信是美的。”律师说：“它们是丑恶的不道德的产物。”）

同时被提作证据的还有王尔德的小说《道连的画像》中的某些片断和另一部作品。下面是法庭上的一段不失为有趣、然而叫人感到卑劣和伤心的对话：

“王尔德先生曾经在一份叫做《变色龙》的出版物上发表过文章吗？”

“是的。”

“他曾上面发表过一篇名为《神父和侍僧》的小说吗？”

“没有。”

“那篇小说不道德吗？”

“比不道德还要糟得多，它写得太拙劣，”一向喜欢嘲弄、幽默的王尔德回答道，他并且补充：“它通篇全是敌意和十足的废话。”

事情就这样被确认了，一切被做得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一天早上六时过十分时，有人来敲王尔德家的门，罗斯上前去开了门。门外站着穿制服的两名侦探，其中一位年长的走进屋里来，对着屋子的主人和他的朋友说道：“这儿有一封逮捕令，王尔德先生，”他说着时朝王尔德偏了偏头，“因为指控你犯有伤害风化罪，对你实行逮捕。”

在这种权力的打击之下，王尔德感到猝不及防，他一连几天垂头丧气，以致让他的朋友觉得他就像一个从高处摔落的人，处在半昏迷状态，躺在地上发抖。又一次开庭时，王尔德完全让他寥寥可数的几个朋友失望了，他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仿佛已经精神崩溃，一点也不再像他从前那样，是一个嘲笑传统道德与虚伪的斗士。

装得十分愤慨的“高尚”的法庭最后作出如此的判决，而这个判决又来自于陪审团。法官打开来自那个所谓群体的纸条时，心中顿时感到一种满意，因为他所代表的法律与群众息息相通。他慷慨激昂地宣读起判决，而且加上一些自鸣得意的表达：

“我知道对你们讲话也是徒劳。能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必定毫无羞耻之心，谁也不能指望对他们发生任何影响。这是我曾

经审过的案件中最可恶的一件……你，王尔德，一直是青年人中滋生的最邪恶的腐败分子的核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本庭的判决是，监禁并服苦役两年。”

这世界就这样对待一个唯美和形式主义的艺术家的，并且单纯地让权力来表示出这点还不够。当审判完毕，法庭中的人还没有完全退出，街上已响起了欢呼声。随后在哈里斯、罗斯他们眼中看到的是，“由城里下等的女人们汇成的人群在连蹦带跳地狂舞”，其他的旁观者和聚集周围的警察则兴高采烈地哄笑着，俨然一个社会的节日。

王尔德很长时间里（即使在他死后）背着恶名，人们对他的憎恨如此无情、凶暴和长久，并不因为他真的伤害了什么人，他也从来没有伤害过谁。仅仅因为极少有人能领会像他这样的目的纯粹的生存方法，以及他的目的纯净的艺术。

在被我们认为是更早一些的时间里，有一个叫夏多布里昂的作家抱着怀疑和对词藻（也许）过分爱好的态度，将他的激情倾注于小说的文体上。结果他被一个叫马克思的哲学与社会学家斥之为：“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他“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

自然这家伙在我们这里完了，当初我学习文学史的时候，我立刻这样意识到。果然，他被冠之以“反动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头衔，我找遍图书馆也找不到他的一篇作品。尽管有一本文学史小心翼翼地称之“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些影响……又是复杂的。”

从那以后，有这样一些作家令我联系起“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我想他们大概就是。他们笔下的词句的形体首先

击中了我，坡与王尔德就是，还有波德莱尔，史蒂文斯，塔·休斯，西蒙和海明威（这二者是描述的两个极端）等等。我喜欢他们，这连我自己都阻止不住。

有一段时间，印象主义画家莫奈的画作越来越模糊、混浊，尤其细节越来越少。这似乎也的确表现出一种什么东西，可它们并不出自画家的某些明确思想，其真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莫奈患了白内障。有这种疾患的老人不易辨别蓝色与紫红色，所以他这时期的画总体上看来是一种棕黄色。

后来莫奈的右眼动了手术，术后他辨别蓝色的能力突然恢复与回升，这样，在其生命的最后四年，他完成的水彩百合系列，其中有好些画都因为浓重的各种蓝色和淡紫色而辉映出生存特殊的温柔与丰盈来。（有时艺术形式自身的力量，犹如对艺术家最好的奖赏。）

康定斯基同样是那种孤坐于书桌前的艺术的思索者。他率直指出了形式（色彩，词语，声音等）自身的表现力（或者形式就是表现），从而证实了唯美（艺术）的有效性。这时已经过完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但对于这之后的许多时代来说，这都不算晚。

他给我们状画出这样的图景：由于自作主张的色彩让毕加索烦恼了，所以毕加索就把它们扔到一边去，并试图用纯数字比例来达到构成。马蒂斯则过分依赖于颜色，他很聪明也有点懒惰，或者叫忠贞，不像毕加索那样三心二意，因此他与色彩融为了一体。

这似乎说，形式本身不但具有全部艺术所需的能力，而且有时太多，使艺术家由此不得不逃离开其中一处。

如此（形式，我听到了：到达它，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针对

艺术方式的说法确实令人震惊，对另外一些人，这一种思考可能相当于巨大的令人深感动荡不安的自然暴力。

他们的思想犹如乘坐一艘巨大而坚固的远洋轮船的乘客一样，这些乘客见陆地在迷雾中消失，大海的上空乌云密布，狂风掀起黑沉沉的巨浪。

康定斯基如此形容着。我听到了，我感到欢欣与平静。

一种信念来源于多方面的资源积聚，有一天，我这样想。我的内心已悠然平静。那天我仍然在读王尔德，我把客厅的沙发搬到惟一照射进一道阳光的窗下，就坐在那上面读。阳光的暖意一再打断我的阅读，诱引我进入一些零星的沉思。

就在那时，我想，即使王尔德比那些与他同时的人更早地死去，那些因此高兴满意的人也不能比他生存得更长久到哪里。

实际上王尔德早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请看《道连的画像》里这一段精彩绝伦的描述：

他们走进房间，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他们主人容光焕发的肖像，跟他们最后一次看到的主人一模一样——青春年少而又姿容绝代。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身穿晚礼服，胸前插着一把刀。这个人干枯起皱，面目可憎。仆人在审视了他手上的指环以后才认出死者是谁。

在这里，人们不得不承认，艺术形式——人的创造物——肖像显示出了更加恒久，现实的生存者则如此短促，速朽。

我不否认，我的喜悦中掺有悲哀的成分，前者由于对艺术真谛的领会，后者出于对自己生命状态的认知。每一个生命都没有这种实质的区别。我的眼前突然一片黑暗，虽然我的头颅的一部分和肩膀一直沐浴在日光里。然后，我重新看见亮光。

首先，我期望着恢复阅读。当时我放下手中的书卷，随手又

拿起一本，它正是那册我翻阅过无数次的《史蒂文斯诗集》。我随意地翻开一页，第27面，我看到那首《十点钟的觉醒》：

那些房子里/有穿白睡衣的幽灵出没。/没有绿色的，/也没有紫色镶绿边的，也没有绿色镶金边的，/也没有金色镶蓝边的。/没有一个是陌生的，/穿着绣花锦袜，束着珠饰彩带。/人们不会/梦见狒狒和王黍螺。/这里那里，只有一个老水手/喝醉了酒穿着靴子睡觉，/在红色的天气里/捕捉老虎。

一首纯粹美丽、纯粹幻想的诗歌，纯粹的形式，优美、精致、奇异，无可挑剔。它每一次都给我真正的诗的惊讶。这一会儿，我更感到在形式的指引中，获得一次真实的脱逃。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我行走在一条空无一人的路上，路的右边种植着一大片翠绿的植物。这些植物不太高，每一株上都生长着像西红柿的模样、但有南瓜那么大的红色果实，一个两个不等。梦中的天空蔚蓝明亮，然而天空上并没有太阳，所以那种光亮十分纯净和安宁，毫无反射的刺目之感。那时我的内心洋溢着无比的快乐，如要飞扬的感觉，可没有任何具体可解释的原由。也没有事件（仿佛因为已经有比事件更广阔的场景）。我感到这梦境可能持续了有几十秒钟，随后梦消失了（所有的诗意随之消失），我醒来睁开眼，切实地认识到自己置身于黑夜包裹的一间房屋内，刚才仅仅是睡眠中的偶然所获。而等待我的白昼肯定是日常的繁杂的、日复一日难以变动的世界。

我几乎又要沮丧了。那时我就在想，这世界就这么回事（这么想，事情好办了一些），我确实希望陷于唯美与形式的深渊（或许正是低落的情绪导致的偏激）。

那天，后来的时间里，我坐到漆成淡蓝色、然而已经陈旧（比生命更易苍老的物体）的书桌前写一组花朵意象的诗。其中一

首《渴望蓝色》：

渴望一棵花，一棵蓝色的玫瑰/经过了数十年，我已经
有了紫色/已经到达蓝色的边缘//可我也已经到达/死亡，
我的手已经不能平静/喷壶就在我的手中颤抖/水喷洒在旁
边的花朵上//这是最后的水，我颓然倒下/我渴望中的花，
离我咫尺枯萎/如我的生命，永留/蓝色的边缘

这是组诗中最后一首。我发现它在书写一个人寻求纯粹的过程中，结果表达出可能纯净的绝望和知其不会成功的内心的感叹。

本文资料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爱伦·坡集》《奥斯卡·王尔德生平秘事》《论艺术的精神》（康定斯基）《欧洲文学史·下卷》《道连的画像》（王尔德）《史蒂文斯诗集》

目 录

画像, 酒, 花朵和诗歌	1
--------------------	---

那个花园

梦想	3
安静	4
在森林那边	5
回忆春天的细节	6
快乐	8
鬼脸	10
美术的田野	11
那个花园	12
死神之吻	13
海岬	15
荒原上的库房	16